

性别暴力 :以伊拉克妇女为例

莉亚德·K·拉夫塔 爱瑟儿·J·阿尔- 萨法 萨哈尔·A·艾飒
玛哈·A·阿尔- 努埃米

前 言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伊拉克妇女遭受的来自男性亲密伴侣和 / 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暴力 ,特别是身体和情感暴力 ,并发现问题背后的原因。这种暴力在伊拉克非常普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伊拉克妇女中随机抽样,询问她们所遭受的各种性别暴力。我们还对 100 名男性进行了调查,听取他们的看法、态度,以及可能对妇女施暴的原因。考虑到伊拉克目前的军事和政治局势,这类研究的难度不言而喻。

很多国家的妇女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认为妇女是男人“财产”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通常必定伴随对妇女的暴力。

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宣传需要配合准确和可比较的数据,才会更加有力,才能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这一问题,指导预防性干预的设计。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无法搜集数据来测量针对妇女暴力的广

度和严重程度。关于何为暴力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因对“暴力”界定不同而导致的虐待报案率的不一致、提问的方式、目标人群的类型,以及采访环境(WHO, 1996) ,这些都是原因。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而且由于其“隐蔽”性,家庭暴力不会随社会进步而消失(Shiva, 1999)。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1993 年旁遮普省接到 400 例家庭暴力举报,其中近一半案例导致了妻子的死亡(Krug et al., 2002)。在全世界 48 项基于人口的研究中,10%至 69%的妇女声称遭受亲密伴侣殴打(Krug et al., 2002)。巴西的一项研究发现,到基础医

疗机构就诊的妇女遭受身体和性暴力的比例非常高。大多数人遭受到反复发生的严重暴力(Schraiber et al., 2002)。

瑞士每年有 6%的妇女遭到伴侣的身体攻击或性攻击,26.2%的妇女遭到心理伤害,但女性和丈夫共同生活时,通常不愿把丈夫作为罪犯告上法庭(Romkens, 1997)。

莉亚德·K·拉夫塔 (Riyadh K. Lafta) 博士是伊拉克穆斯坦西里斯 (Mustansiriys) 大学医学院社区医疗系流行病学教授。爱瑟儿·J·阿尔 - 萨法 (Atheer J. Al-Saffar) 是伊拉克阿尔 - 纳赫兰 (Al-Nahrain) 大学医学院社区医疗系讲师。萨哈尔·A·艾飒 (Sahar A. Eissa) 博士在伊拉克卫生部工作。玛哈·A·阿尔 - 努埃米 (Maha A. Al-Nuaimi) 博士在伊拉克莫苏尔 (Mosul) 大学医学院社区医疗系工作。与本文相关的通信可发至拉夫塔博士的电子信箱: riyadhlafta@yahoo.com

阿拉伯国家的家庭暴力越来越频繁,而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但却没有引起重视。在埃及、巴勒斯坦和突尼斯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妇女受到过丈夫殴打(Douki et al., 2003)。

土耳其 41.4%的妇女遭受过家人殴打,25.9%的妇女遭受情感暴力,8.6%的妇女遭受性暴力,77.6%的妇女行动受到限制。一生中遭受过身体暴力的妇女比例高达 50.9%。身体暴力发生率与夫妻接受低水平正规教育相关,还与其出生地相关(Myda et al. 2004)。

对性别暴力的定义如下:“发生在公共生活或私密生活中的任何暴力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遭受身体、心理或性伤害或痛苦,包括以这类行为威胁、强迫或任意剥夺其自由。性别暴力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深层根源是现存的性别权力关系、性观念、自我认同和社会制度结构。在导致 15 岁到 44 岁妇女失去健康的原因中,性别暴力占 5%到 20%”(WHO, 1997)。

尽管人们对性别犯罪的受害者/幸存者有许多成见,实际上任何一位女性在其一生中都可能遭遇这类暴力,甚至在她出生之前。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是富人也可能是穷人,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是文盲,可能是已婚也可能是丧偶或未婚。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至少五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遭受过暴力。其他研究的统计则是三分之一。性别暴力可能造成长期的心理和生理后果,可能对妇女人生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

从过去 20 年来看,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中最重要的方面,是这种暴力与性别相关,是学习的结果,而且只有放在性别不平等的语境里才能理解。性别暴力包含“性别”一词,是因为在对他人施加的暴力中,受害者大多是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

是施暴者。尽管有些暴力是妇女实施的,但与男性的惩罚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妇女施暴常常是出于很不相同的原因。

研究设计和结果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较战前激增。据“人权观察”2003 年 7 月发布的报告《恐惧的气氛》,军事入侵使妇女和女孩面临日益增加的性暴力和诱拐风险,这在前政府时期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很多人遭遇性暴力后不报案,甚至不就医,因此难以对受害妇女和女孩人数做准确的统计。“名誉处决”和家庭暴力在前政府时期一度遭到禁止,但自 2003 年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再度死灰复燃,并且愈演愈烈。妇女与男子发生性关系,甚至仅仅是约会,而她的家人认为她有辱门风,就会对她实行“名誉处决”。出了这类伤风败俗的事,她家里的男性成员就“有权”“名正言顺地”杀死她(Human Rights Watch, 2003)。

我们这项研究是从 2005 年 11 月到 2006 年 3 月间在伊拉克进行的,总共在首都巴格达市和尼尼微省(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所在省)采访了 1100 位(原文如此——译者注)妇女,询问她们遭受身体和心理暴力的情况。心理暴力被界定为禁止妇女向朋友或家人求助,常常伴随指责妇女有不忠行为,或对她们漠不关心。设计样本时包含了 288 名学校教师、352 名政府雇员和 470 名普通人(逐户调查)。调查对象仅限妇女,因为与女孩交谈需要征得家庭同意,会略微增加抽样过程的难度。

我们采取了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上述人群中大量选人,给她们编号,然后从编号中随机抽样。逐户调查样本通过两个步骤产生,先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

主要街道,再以同样方法抽取居住街道。家户的选择采取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隔户入选,每条街道选取 20 户。

样本来自两个不同地点,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抽样时同时注意照顾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样本对伊拉克人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巴格达是伊拉克各类人群聚集之地,包括了所有社会群体和民族群体。我们对受访妇女的信息严格保密,并保证不用于研究之外的其他目的。

问卷中包含答卷妇女和丈夫的一般情况、她遭受的暴力和与之相关的因素(类型、频度、来源、原因、后果、反应、保护措施和可能的解决途径)。经济状况难以测量,伊拉克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按月收入粗略地将经济状况划分为:贫穷(低于 200 美元)、中等(200—400 美元)、好(400—600 美元)、很好(600 美元以上)。

性暴力在伊拉克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问这方面的问题。妇女一旦被问到这类问题,要么会拒绝回答,要么会退出调查。采访员都是 35—45 岁的成熟女医生,善解人意,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些采访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培训,以便达到最佳效果。她们要格外留心回避采访对象敏感或觉得尴尬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会使采访对象隐瞒信息,或害怕或羞于提供细节。如果采访对象叙述不充分,显然会导致低估或淡化问题的真正影响。

采访员接受了三天标准培训,以便熟悉性别问题、性别暴力的影响,以及访谈技巧、问卷和调查程序。她们接受的培训还包括对披露暴力的妇女做出恰当的反应,既不扮演咨询者的角色,也不使受访妇女对研究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下是对采访员的具体指导:

- 向受访人做自我介绍;

- 在获取信息前征得受访人同意,这实际上是让受访人选择是否参加调查;
- 非常温和,非常同情,打消受访人的恐惧或怀疑;
- 对受访妇女表示理解,以此建立信任的桥梁;
- 如果发现受访妇女可能感到尴尬,应避免直接提问,而是稍后换一种方法再问。

除了按上述方法采访妇女之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些男性,看看他们如何看待针对妇女的暴力。男性样本共 100 人,年龄从 17 岁到 73 岁,职业和教育程度都是从不同地点随机抽取(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他们需要回答一份保密问卷,说明他们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有何看法。问卷中特别问到他们现在或过去是否对妇女施暴,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

随后计算所采集数据的绝对频度、相对频度和累积频度,以及中数和标准差。以卡方标准检验验证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并以 t 检验验证连续变量。95%可信限的统计意义定在 P 值小于或等于 0.05。分析数据所用软件是“社会科学家统计包第 11 版”(SPSS Inc, Chicago, IL, USA; 1999)。

妇女问卷的总答卷率为 91%(1100 人中有 1000 人回答了问卷)。由于问题比较敏感,这样的答卷率已经好得出乎预料了。表 1 显示样本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受访妇女年龄(中数±标准差)为(33.2±10.1)岁。受教育中数为(13.4±3.9)年。就婚姻状况看,样本中 48.6%的妇女已婚,45.2%未婚,3.8%丧偶,2.4%离异。样本中 6.8%的妇女月收入低于 200 美元,58.5%月收入为 200—400 美元,31.1%为 400—600 美元,3.6%高于 600 美元(据受访者自述)。

大多数妇女或是已婚或是未婚,丧偶

和离异者比例很低(7.2%)。这在伊拉克的文化中是预料之中的事。样本中未婚妇女的比例很高,原因在于连年战争使许多年轻男性丧命。问卷就经济状况提出问题,但无法准确测量,因为缺少可靠的指标。不过我们通过总体外表、月收入和有无住房/汽车等标准做了粗略估算。大多数受访妇女生活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最出乎预料的发现是竟然有44%的受访妇女经济独立,这在伊拉克社会中还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趋势。

表 1. 女性样本人口学特征

变 量	频度(N = 1000)	(%)
婚姻状况：		
已婚	486	48.6
离异	24	2.4
丧偶	38	3.8
未婚	452	45.2
总计	1000	100
受访者自报月收入：		
<\$200	68	6.8
\$200—400	585	58.5
\$400—600	311	31.1
>\$600	36	3.6
总计	1000	100
收入来源：		
家庭	294	29.4
丈夫	266	26.6
自己	440	44.0
总计	1000	100

表 2 显示 61.6%的答卷人曾遭受过不同种类的暴力(身体的、心理的和语言的)。侵犯的主要来源是丈夫(30.7%),其次是兄弟(11.2%,主要针对未婚女性)和父亲(6.2%)。遭多人施暴的女性比例超过12%。

表 2. 妇女遭受暴力的类型、来源、频率

遭受暴力的妇女	频度 (N=616)	(%)
暴力类型(可选多项)		
身体	52	7.6
心理	256	36.7
语言	210	30.1
经济	67	9.6
其他	55	7.9
不回答	57	8.1
总计	697	100
暴力来源(限选一项)	数量	
丈夫	189	30.7
父亲	38	6.2
兄弟	69	11.2
儿子	6	1.0
其他	198	32.1
多种来源	77	12.5
不回答	39	6.3
总计	616	100

受访女性认为暴力背后的原因是生活压力(43.5%)、心理原因(18.5%)、社会原因(13.9%)和经济原因(12.7%)。23.4%的女性认为对她们施暴的男性之所以态度粗暴,背后的原因不止一条。

表 3. 可能引发暴力的原因(可选多项)

	频度(N = 616)	(%)
经济	85	12.7
心理(紧张)	124	18.5
生活压力	292	43.5
社会	93	13.9
性	16	2.4
人际	34	5.1
其他(不明)	26	3.9
总计	670	100

在 616 名遭受过性暴力的女性中 23.3%的人说这种暴力已成家常便饭(17.9%的人

每天都遭受性暴力,5.4%的人每周一次),76.7%的人说她们有时遭受这种暴力,没有什么规律。女性对性暴力的主要反应可归为三类:沉默(35.9%)、拒绝(26.8%)和自卫(15.6%)。只有2.9%的答卷人说以暴力回应暴力。有些妇女遭受暴力时向家人(44.6%)或朋友(14.9%)求助,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完全无助。几乎没人敢向警察求助(表4)。

表4. 暴力发生频率及女性反应(限选一项)

性别暴力特征	频度 (N = 616)	(%)
性别暴力的频率:		
每天	110	17.9
每周	33	5.4
不定时	242	39.2
有时	231	37.5
总计	616	100
对暴力的反应:		
沉默	221	35.9
接受	24	3.9
拒绝	165	26.8
自卫	96	15.6
暴力	18	2.9
其他	29	4.7
不回答	63	10.2
总计	616	100
求助:		
家人	274	44.6
朋友	92	14.9
邻居	44	7.1
警察	3	0.5
无人	151	24.5
不回答	52	8.4
总计	616	100
家庭暴力史:		
- 有	246	24.6
- 无	677	67.6
- 不回答	77	7.7
总计	1000	100

在问到女性对暴力的看法时,70%的女性说她们痛恨暴力,并拒绝暴力,21%的人认为暴力是不文明的行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最佳途径是教育男性,使他们了解并接受商讨的概念,10%的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法律,另有12.8%的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法解决(表5)。

表5. 妇女的感受和建议

对性别暴力的反应	频度(N = 616)	(%)
对暴力的感受:		
痛恨	350	39.5
拒绝	268	30.3
不文明、非人	190	21.5
逃避	47	5.4
暴力是正常态度	30	3.4
总计	885	100
解决之道:		
法律惩罚	75	10.1
了解原因并根治	48	6.5
提高生活水平	78	10.5
讨论、交谈	200	27.0
大众传媒和教育	86	20.4
逃避	95	12.8
不回答	94	12.7
总计	741	100

我们发现贫困与性别暴力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性($X^2=12.06$, $P=0.02$)。暴力与妇女的经济依赖也有具统计意义的相关($X^2=8.6$, $P=0.01$)。研究结果显示,已婚、离异和丧偶的妇女比未婚妇女遭受更多的暴力,但之间的差异不具统计意义(表6)。丈夫的状态,如其工作、对烟酒的嗜好或与妻子的血缘关系,对暴力没有具统计意义的影响。

受访男性大部分拒绝语言暴力。50%的人声称强烈反对针对妇女施行暴力,

表 6. 受害者与非受害者比较

变 量	自述有遭受过暴力的女性(N=616)		自述未受过暴力的女性(N=384)		显著水平
年龄(中数± 标准差)	31.9± 9.9		33.4± 10.4		t=- 0.6 P=0.58
教育(中数± 标准差)	13.2± 4.0		13.6 ± 3.8		t=- 0.9 P=0.34
工资(中数± 标准差)	\$ 380± 150		\$ 400 ± 180		t=- 2.0 P= 0.046
	频度	(%)	频度	(%)	
经济状况：					
贫困	50	8.2	18	4.7	X ² =12.06 P= 0.02
中等	374	60.7	211	54.9	
好	177	28.7	134	34.9	
很好	15	2.4	21	5.5	
经济依赖：					
家庭	199	32.3	95	24.7	X ² =8.6 P=0.01
丈夫	166	26.9	100	26.0	
自己	251	40.8	189	49.3	
婚姻状况：					
已婚	312	50.6	174	45.3	X ² =3.6 P < 0.05
离异	16	2.6	8	2.1	
丧偶	24	3.9	14	3.6	
未婚	264	42.9	188	49.0	
婚姻长度 (中数± 标准差)	11.8± 8.8		11.7± 9.8		t= 0.1 P= 0.9

表 7. 男性的看法和态度

	Frequency(N= 1000)	(%)
对性别暴力的看法		
强烈反对	50	50
反对	25	25
赞成	25	25
对女性施暴		
经常	16	16
不经常	14	14
最近才开始	9	9
从不	61	61
可能的起因		
女人不听话	24	59
贫困和失业	15	36
性	2	5

25%的人反对，另外 25%的人说暴力有时

是必要的。在施暴方面 ,61%的人称自己从未有过暴力行为 ,39%的人承认曾经有过暴力行为；其中 16%的人说常有暴力行为 ,14%的人说不常有 ,9%的人说最近才有这样的行为。据答卷人说 ,这些统计数据后面的原因主要是女人不听话（59%）,其次是贫困和失业(36%)。有两人(5%)提到性原因(表 7)。

结论与意义

据本研究搜集的数据，目前伊拉克的性别暴力非常普遍：社会上约三分之二的女性遭受男性的身体或语言暴力。女性报告了不同种类的暴力，最普遍的是情感折磨和语言侮辱。这种风格(粗暴、强硬地对

待女性)可以说是伊拉克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普遍接受的社会常规。由于伊拉克目前正处于动荡时期,我们无法获得谋杀妇女的准确数据。

本研究发现的¹身体暴力(7.6%)高于北美的估测(2%),与欧洲的估测(8%)接近,而略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9%)和亚洲与大洋洲(12%)。不过与韩国极高的暴力水平(38%)相比,还是低了不少(Reichenheim et al., 2006)。

奥克兰大学的一位研究者(Kulwicki, 2002)考察了中东某国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在89起谋杀案中,38起受害者是妇女。对这38位被害妇女的法庭审理档案进行分析,发现杀人犯通常是女性受害人的亲属,最常见的是兄弟。而档案记录中最多的杀人理由,是“名誉犯罪”。

而我们的研究显示,暴力最常见的理由(据女性称)是生活压力和紧张,此外还有经济和社会原因。目前伊拉克满目疮痍,腐败横行,没有保障,没有经济稳定,这样的理由是成立的。别忘了在伊拉克家庭中压力(及其后果)主要落在妇女身上。

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称她们几乎是定时遭受暴力(每天或每周),也就是说暴力已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她们已经适应了暴力,认为暴力是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样本中三分之一的人对暴力采取沉默,过后可能向家人寻求帮助。不过,更有三分之二的人说她们痛恨并拒绝暴力。她们之中超过半数的人对暴力做出了成熟的反应,认为最好的应对之策是教育、讨论和理解。

针对妇女的暴力,其影响远不止于一时的伤害。对于遭受暴力的女性,它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对见证暴力的人,特别是儿童,它也有伤害作用(WHO, 2005)。在暴力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容易有各种问题。若想

在十年后减少青少年犯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今天停止针对妇女的暴力(Schwartz, 2005)。

就教育来说,本研究未在男性所受教育与针对妇女的暴力间发现任何联系。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却说在许多情况下,受教育较多者暴力较少(Kulwicki, 2002)。统计数据表明经济状况以及妇女的经济独立对暴力的发生有影响。对其他变量——如丈夫的职业、是否吸烟、与妻子的血缘关系——进行分析,未发现在这一问题中有显著作用。而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则发现男性嗜酒与针对新母亲的暴力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Sabia, 2004)。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关联,或许是因为男性受访人中嗜酒的比例非常低(4%)。

本研究中的男性样本对暴力做出了天壤之别的反应:75%的人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而25%的人认为这是普遍接受的常规。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有这种想法的人数,因为人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隐瞒他们自己认为错误或别人觉得不能接受的想法,免得受到责备或批评。我们这个样本里39%的男性对妇女使用暴力,也可作为旁证。有些人说暴力有时是必要的,特别是女人不听丈夫话的时候。在男性统治的文化里,这当然是一个过硬的理由。使用暴力的另一个理由是贫困和失业。2003年战争之后,贫困和失业成为伊拉克的普遍问题。只有两位男性提到其暴力态度的起因是性问题,这有点出乎意料。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个理由被低估(隐瞒)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夫妻(伴侣)双方都不愿提及,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多少性教育。而且这个问题会通过不同方式反映出来,男性会以其他借口表达他的愤怒和沮丧。总体上说,暴力的理由不止一条,常常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

在缺乏解决问题技巧的男性人群中会有更多人诉诸家庭暴力,这些人会表现出边缘型 - 反社会人格特征、某些类型的不友好,以及儿时虐待史,儿时的经历便预示他们今后对女性伴侣会粗暴 (Else et al., 1993)。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尽管伊拉克男性还算尊重妇女(与其他社会相比),仍有三分之二的女性遭受了不同类型的暴力。这应该引起注意,并采取及时的干预措施,以便减少和控制这种现象。别忘了这是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我们发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强烈建议政府和整个社会承担起责任,让男性和女性了解自己的权利,采取立法行动保护女性的权利,控制和防范性别暴力。这需要以下步骤:

- 宣布性别暴力是本国以及全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 敦促政府评估本国性别暴力的状况;
- 甄别不同类型性别暴力的特征,通过进一步的、更广泛的全国性调查,搞清事态的严重性,并评估其原因以及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 评估防止性别暴力的措施及项目的类型和有效性,消除暴力后果;
- 促进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逐步提高认识,鼓励举报,通过推进跨部门参与改善对暴力后果的管理;
- 通过公共集会、公民社会、大众传媒和其他手段教育公众,使之了解性别权利,提高意识。如若不保障男女平等,仅靠互补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黄 觉译]

References(参考文献)

- DOUKI, S., NACEF, F., BELHADJ, A., BOUASKER, A. and GHACHEM R. 2003.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rab and Islamic Countries,"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6 (3), 165-171.
- ELSE, L. T., WONDERLICH, S. A., BEATTY, W. W., CHRISTIE, D.W. and STATON, R.D. 1993.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Who Physically Abuse Womenm,"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44 (1),54-58.
-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2003. "Women in Iraq: women's rights are in danger," *Climate of Fear*, July 2003 , <http://www.actionla.org/Iraq/IraqReport/women.html>.
- KRUG, E. G. MERCY, J. A. DAHLBERG, L. L. and ZWI, A.B. 2002. "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0 (9399), 1083-1088.
- KULWICKI, A. D. 2002. "The Practice of Honour Crimes: A Glimps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Arab World,"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3(1), 77-87.
- MAYDA, A. S.and AKKUS, D. 2004.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116 Turkish Housewives: A Field Study," *Women and Health*, 40(3),95-108.
- ROMKENS, R.G. 1997. "Prevalence of Wife Abuse in the Netherlands: Combining P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Survey of the Interpers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1), 99-125.
- REICHENHEIM, M. E., MORAES, C. L., SZKLO, A., HASSELMANN, M. H., RAMOS DE SOUZA, E. and. SABIA, J. J. 2004.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mothers,” <i>Th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Economics</i> , 7(4),191-205.	and the futur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h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i> , 20(1), 7-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7.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Priority Health Issue,” <i>Famil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i> . Geneva: WHO.
SCHRAIBER L.B., D’OLIVEIRA A. F., FRANCA, I. JR and PINHO A.A. 2002.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Study in a Primary Healthcare unit,” <i>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i> , 36(4), 470-477.	SHIVA M. 1999.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Health Millions</i> , 25(1), 36-3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A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mmary report. Geneva, WHO.
SCHWARTS, M. D. 2005. “The past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1996. <i>Violence Against women</i> . Geneva: WHO.	

荷兰对多文化主义的支持

萨斯基亚·硕克-索卡尔

赛格尔·布勒格尔曼 冯斯·范德威维尔

本文对一个荷兰城市多数民族成员进行了对多文化主义态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多文化主义的理念是单维度的。对多文化主义的支持是温和的,而且在各领域内各不相同;回应者对文化多样性的赞成或反对以及对多数族群的文化适应战略持中立态度,对平等的社会参与以及多数族群和移民间的互动持积极态度,并对移民的文化适应战略持消极态度。此外,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和收入对多文化主义无影响,而教育程度对其有正面影响。本调查重复了在弗图音(一位荷兰政客)被害前一个调研(1999)的发现。本调查和先前的调研在多文化主义上结论相同。

[姚 宓译]

CHALLENGE 项目中期报告

——变化中的欧洲自由与安全景观

迪迪埃·毕戈 塞尔吉奥·卡雷拉

埃尔斯佩思·吉尔德 R.B.J. 沃克

在欧盟境内生活的公民及其他人员享有怎样的权利?不断散播的不安全话语,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借公民安全或公民集体安全之名所采取的保障、保护和强制性措施对居民造成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细致的评价。本文描述了通过新型监控技术交流公民身份信息的情况,以及信息交流的核心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某些跨国政治暴力活动呈显著极端化的趋势及其对自由政策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借助风险管理技术和新型监视技术研发

而形成的威胁评估;第三,本文描述了怀疑逻辑和例外、坠落实践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形式,特别是涉及我们对“法治”的固定理解和对敌人进行持续的多维度框定,然后讨论了它们对公民和外国人权利和自由的影响;最后,分析了非自由措施的内外影响(尤其是在大西洋两岸关系和内在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秩序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欧盟的世界地位之间的关系。

[张大川译]

性别暴力:以伊拉克妇女为例

莉亚德·K·拉夫塔 爱瑟儿·J·阿尔-萨法
萨哈尔·A·艾飒 玛哈·A·阿尔-努埃米

本文旨在考察和分析伊拉克境内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直到最近,这个国家一直把性别暴力视为私事或家事。不过近几年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想法开始有了转变。现在此事被视为公共健康问题和对人权的侵犯。作为理解这一问题的第一步,笔者首先尝试对伊拉克妇女做一实验分析,聚焦于性别暴力。结果显示针对妇女的暴力主要来自丈夫和兄弟。为了解释这种暴力行为,本文对1000位妇女和100位成年男子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针对妇女的暴力是伊拉克普遍存在的医疗—社会问题,急需深度干预才能预防或至少控制这种行为。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探寻一些途径,制止性别暴力,改变社会角色分工的成见和社会对此问题的视而不见。

[黄 觉译]